

蘇德豐神父幽默風趣的性格，充分展現藝術家常見的豁達與真誠。

第二章、蘇德豐神父生平

蘇德豐神父 (Rev.Gottfried Suter) 1929 年 4 月 12 日生於瑞士，1989 年 12 月 10 日安息於高雄小港。他 1949 年 9 月進入白冷會外方傳教會之前，曾就讀於藝術學院，1955 年 4 月晉鐸 (圖 1、2)。1957 年 1 月 28 日抵臺，2 月 25 日即與其他兩位新來的神父 (池作基、迪樂道) 開始在新竹學華語。



1960 年 2 月 21 日蘇德豐神父去到臺南縣後壁鄉菁寮「聖十字架教堂」，參與他們辦理的閩南語課程，一起與熟稔閩南語的神父們生活與傳教，精進臺語，並協助教堂興建工程。這位充滿藝術氣質的年輕神父看見新建教堂快完工，即協助鋪設教堂的祭臺面，並且設計了兩堵鑲嵌大理石畫 (圖 3)：5 月 24 日完成一堵方濟各修會創始人聖·方濟各；半個月後又完成另一堵教堂主保聖·魯德克 (圖 4)，他右手持十字架、左手捧新教堂模型。這兩堵作品都是運用當地各色中、小型石頭、挑選恰當的形式、色澤，以馬賽克方式設計組圖、花心思計算、安排兩位聖人的輪廓，並敲打、修整鑲嵌的白色大理石條、塊鋪成。



蘇神父還在那兒留下一則幽默故事：工地上有幾個婦女打雜工，常喋喋不休說東道西，蘇神父總默默敲打鑲嵌石塊 … 有一次，突然有人問：「為什麼他沒有耳朵？」蘇神父說：「這樣才聽不到妳們的聒噪。」這句話讓她們安靜了好一陣子。¹

菁寮是蘇神父第一次用臺語傳教的地方，也是他抵臺首創鑲嵌作品、發揮藝術天分的地方。逗留菁寮這四個月的生活模式：熱心傳教與發揮創作靈感正是往後他日子中輪替的生活內容。

蘇神父多才多藝，各類藝術之外，對文學、音樂也都涉入研究。1960年9月他是唱著瑞士民謠，到他在臺東白冷會的第一站傳教區長濱天主堂報到，此後負責臺灣人的傳教工作。本堂神父很快就發現，蘇神父最要緊的事是提昇教友的信仰。²

1961 新年新氣象！他很關心教堂聖歌的事，即於是年1月在長濱組成臺灣人的合唱團。他也關心阿美族人的聖歌，便與本堂神父一起把聖歌翻譯成阿美族語，或採用其他堂區的聖歌，或自己編阿美族人的聖歌，並訓練傳教員和協助人員。4月上旬他帶著石坑（長光）的樂隊到玉里訪問，他們徒步翻過海岸山脈（安通古道），還帶著大喇叭，宛如戲劇性十足的電影場景。（圖5）



遺憾的是，這朝氣才鼓動半年，蘇神父於6月26日暫調知本代理，不到三個月又於9月中調到都蘭本堂，兼管東河、小馬；後段總算安定了一年多一

¹ 楊森神父等，《菁寮「十字聖架堂」傳教紀實》1960年5月24日；按同年6月6日使用臺語熱心傳教的蘇神父離開；感謝本堂神父提供手稿。

² 參見歐思定、趙川明，《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（三）》，臺東市：臺東生活美學館，2019，頁242、244。

點。1962年7月底在膽曼繪製長達9公尺的壁畫「耶穌最後晚餐」應是蘇神父在臺東地區最早的創作，但目前僅見白描圖「耶穌於戶外講道」，與花蓮縣崇德天主堂那一堵相似。

1962年11月4日蘇神父開始公東高工總務工作（一年後增加整個臺灣區會），負責會計、出納、照顧外籍老師，兼管大橋、利吉天主堂。1963年蘇神父在臺東市大橋聖·伯多祿（S. Peterus）堂祭臺正立面上畫了一堵《耶穌援救落水伯多祿》壁畫（參見東河天主堂圖）：誇張紅光下那伯多祿驚慌、張口失色置身於綠波中，鮮豔的色彩令人立即聯想野獸派風格中常見的張力與衝擊。據傳教員指出，封堂幾十年重新啟堂，此畫並未經過修復或重描。

這段期間他常在總會小教堂主持節慶彌撒後，邀請公東外籍教師在會裡共進晚餐，還認真安排節目，有詩歌傳唱、分享神父們的工作趣聞、幽默笑話，還曾與臺東音樂家李泰祥夫婦與學生一起演奏，葛士義神父拉小提琴、蘇德豐神父吹笛子伴奏。月會或避靜或晉鐸慶祝時，他也常參與發表一個主題，如「神父的真誠」、「培養良心」、「神父的聖召」等。當時東西方的資訊互通並不方便，他常將中文版《時代》雜誌中相關文章譯成德文給大家看，如1963年6月教宗若望23世去世的報導等，讓遠在東方的歐洲遊子們有機會聽聞來自故鄉的訊息。

有一次，高雄神父龔岱恩接受高雄市扶輪社邀請演講，沒有資料向總會求援。蘇神父即帶著資料到高雄，生病、發燒的龔神父一看到資料，病就好了；演講時，他也幫忙放幻燈片、補充圖說。他很喜歡開車，開車去花蓮取聖油，沿途分送到各堂口，然後回臺東總會來；或開車送病人到外地較大的醫院，就連休假去彰化基督教醫院畫壁畫，也載滿了人、還有去就醫的。³展現無私的慈愛與關懷的胸襟！

這位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溫和神父生起悶氣來可令人不知所措。1980年他和于神父剛到高雄小港協助郝神父時，有一天早上去和郝神父商談，回來卻悶悶不樂、嘴抵得緊緊的。一直到黃昏，他把所有用過、帶有蠟滴的蠟燭搜出來清理。路琪亞見了，趕快拿著刀子出來要幫忙刮。「夭秀喔，你是要割壞這些蠟燭嗎？」「感謝主，終於出聲了」，路琪亞想著，趕緊打開話匣子…晚餐後，郝神父也來了…大夥兒又和氣生輝。

蘇神父不只「夭壽」這口頭禪用得生動，臺語的諺語造詣更了得。之所以會認識他，是他找人幫忙進修臺語，我們彼此就成為臺、德語解難的互助人。

³ 參見歐思定、趙川明，《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（一）》，臺東市：臺東生活美學館，2018，頁257（9月13日）、258（9月28日）。

那是 1970 年代我大學剛畢業，還不知道他已精通國、臺語主持彌撒、講道。而在三年前也才知道，謙虛的神父已在天主教年曆註記了臺灣佛教、道教所有的節慶日。

回憶當年的聚會，有一次交換學習休息時，他講個笑話：我們這兒剛到了一個神父叫梅理，這週一回總會來相聚，他問大家，「為什麼我碰到教友時，介紹我是新來的美麗神父，他們都抿嘴、忍住笑？」大夥兒一聽，便哄堂大笑。笑完，蘇神父說，「沒關係，我給你加個字，就叫梅 致 理」。「哇，神父太厲害了！你的中文比我的好得太多，你真機伶又用心！」我由衷讚美。

神父還寫詩，歐修士給我看神父自己打字、名稱《福爾摩沙》的三冊小詩集，內容多是對臺灣新奇的印象、過節的場景、颱風等氣候變遷，還有翻譯唐詩部分。年初翻閱神父的詩集，還讀到了羅馬士兵，便奇怪撓撓首，再細讀、不就是南橫入口，海端河谷北岸的錦屏天主堂壁畫描述嗎！那是蘇神父 1969 年 12 月 15 日安裝上牆的，可惜僅剩這張照片（圖 6）。有神父俳句「窮人歡樂」（Freude der Armen）為證：

教堂祭臺牆面上，那布農村莊
騎著馬的羅馬侍衛郎
巡視臨死猶太人

耶路撒冷娘孃
在城門、城垛外哀想
那唯一之子

在那地方說：「兒子，看你母親！」⁴
舞著那村莊少女，且唱入轉盤槽
以自己的歌謠

犧牲者鬆弛了四肢
她們舞進天堂以原住民姿態
窮人歡樂帶起復活節來

⁴ 耶穌在十字架上，臨死前交代門徒照顧母親，參見（若 19:27）。



圖 6. 《十字苦像》壁畫，1969 年 12 月 15 日安裝錦屏天主堂。

神父也設計了三、五座教堂，最近一棟就是聖母醫院的第一棟主建築，落成於 1967 年 9 月，稱聖母產院（31 床）、為臺東第一家專業產院。產院立面十字架下的步口進去為小聖堂，原有上、下呈長橢圓壁畫《聖母聖子》（圖 7、8），彷彿天圓地方。長袖聖母護著上方圓形中的方形十字架、又如童子耶穌張手討抱，增生成蛋形的橢圓又似光暈餘輝，與母合為一體，到下方聖母腿腳間的圓更紅且落地，似是隱喻耶穌出世到人間救贖。除了幾何造形的流行，這堵「聖母孕、產聖子」的神聖意象繪製於「聖母產院」聖堂，寓意當更豐富，可惜埋沒了。



圖 7. 聖母產院聖堂中的彩繪《聖母孕、產聖子》。



圖 8. 褪色彩繪《聖母孕、產聖子》。

調查結果蘇神父共創作六件教堂彩繪壁畫，本案正也探討六件。

表一、本案研究作品表

1965年10月	東河鄉東河聖·嘉俾額爾 (S. Gabriel) 堂：「山園祈禱」、「復活耶穌升天」
1966年9月下旬	彰化基督教醫院「耶穌給門徒洗腳圖」
1966年12月15日	長濱鄉長光聖·斯德望 (S. Stephanus) 堂「耶穌握餅持魚」
1968年8月20日	成功鎮小馬聖·尼克老 (S. Nikolaus) 堂的「大理石拼貼 百合花與聖體櫃」
1969年5月中旬	臺東市白冷外方傳教會總會會館餐廳皮與織品拼貼「天使報喜耶穌誕生」
1972年12月	臺東市基督教長老會 (廣東路) 兩堵大理石拼貼壁畫「殘疾者來就近主」

蘇神父在美術上的成就也發揮於暑期道理班中，暑假前著手訓練夏令營負責教道理的傳教員及其他協助的人員。他曾與姚秉彝神父設計給小孩子畫圖的筆記本。⁵老師先在黑板上畫一些圖案，啟發小學生在筆記本上，用自己的創意去畫圖。曾聽白冷會之友談起池上友人，小時候在蘇神父道理班體驗過畫圖。

總務的工作一直延續到1965年8月由歐修士接手為止，蘇神父在堂區的本堂工作從此便較穩定了。我們從表一、二看出穩定的堂區工作有利於他的藝術創作。

表二、職位調動狀況

1965年9月	調到寶桑天主堂任本堂神父。
1967年12月	擔任花蓮聖若瑟小修道院院長。
1968年6月17日	決定調離修道院長工作。
1969年2月	調到福建天主堂任本堂神父。
1973年9月	調到池上任本堂神父，同時學習布農族語。
1980年	調至高雄小港天主堂。

1973年9月到池上任本堂神父，同時學習布農族語也是不簡單的任務。他同樣地著手製作布農族語彌撒禱文、聖歌本，邊學、邊做、邊集成，與布農族金修女和余修女三人在1980年集成一本精美的聖歌本。

⁵ 參見歐思定、趙川明，《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（二）》，臺東市：臺東生活美學館，2018，頁352（6月15日）。

余修女提到蘇神父雖忙卻仍特別抽空學布農語，有時他想學的詞語布農話中沒有，他們就會新增布農語。像「再見」，他們就把德語「好好活著！」

(Lebe wohl!) 意譯成布農語「再見」；事過四十年，曾在池上當副本堂的吳神父聽了意譯的舊事、即說，「一路平安！」哇，一山比一山高，吳神父日日精進。

這三人組成的布農語工作團隊，先有外國友人修訂基督教長老會所用的臺語羅馬拼音版，異於天主教版的專有名詞，再運用天主教臺語版譯成布農語，終於教友們有了一部布農族語的天主教聖經。



圖 9. 蘇神父陪著戴花冠的母親參加臺東知本村的新教堂週年慶。

1980 年蘇神父到高雄小港瞭解教友的狀況（圖 10），那兒有一群臺東各部落教友去打拚的人。他們或可藉教堂彌撒與講道得到心靈安慰，透過同鄉獲得資訊並與大家分享心得；小兒女們在暑期道理班（圖 11）也能接近天主與同儕一畫圖、歌唱。曾有個週日參加彌撒之後跟他們一起吃中餐，餐後還跳了片刻圈圈舞，說笑、幫助消化，像極一個溫馨的大家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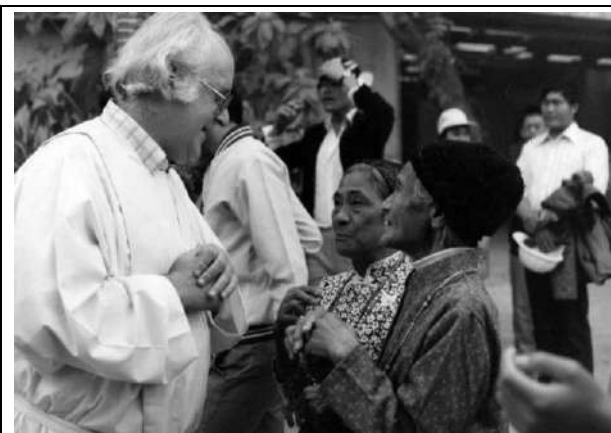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. 蘇神父 1984 年 12 月於小港天主堂與教友話家常。



圖 11. 1984 年暑期道理班初領聖體。

閒暇之餘，蘇神父把一張紙本的耶穌復活像（圖 12）設計、轉化為掛毯的圖稿，聖堂婦女會幾位婦女以各色毛線編結成牢固張掛的壁飾（圖 13）。去年還看到一件精彩的織品拼貼聖母與聖子《大愛》圖（圖 14），同時獲知蘇神父也雕刻了幾尊一尺上下的小件人像，尚待追蹤。



圖 12. 高雄小港舊天主堂暑期道理班牆上復活耶穌應是原稿。



圖 13. 高雄小港天主堂堂內編結《復活耶穌》壁掛。



圖 14. 《大愛中的聖母與聖子》。



圖 15. 蘇神父大腸癌卧病、依然笑得開心。

色彩鮮艷的《復活耶穌》引發我們追尋蘇神父的藝術蹤跡…，出乎意料，天主教教會中的藝術作品命運也與本土早年的的寺廟藝術一樣，舊了或毀壞多重繪。自年輕求學時期到如今已自教職退休，這漫長的歲月中，雖從未跟蘇神父深談過人生哲理，卻深知我們幾個文化資產維護人用心瞭解他的作品，簡介其作品的藝術、工藝，與反映二十世紀前後歐洲藝壇色彩學的成就與用色鮮豔流派。如果他在天堂有知，一定不只像臥病中開心（圖 15），更會抽出不離嘴的煙斗開懷大笑！



揮別叨著煙斗、開心創作與盡心助人的傳教生涯，蘇神父永遠留在「故鄉」-臺東小馬部落。